

世界经典金奖金榜

世界  
经典

# 悲剧喜剧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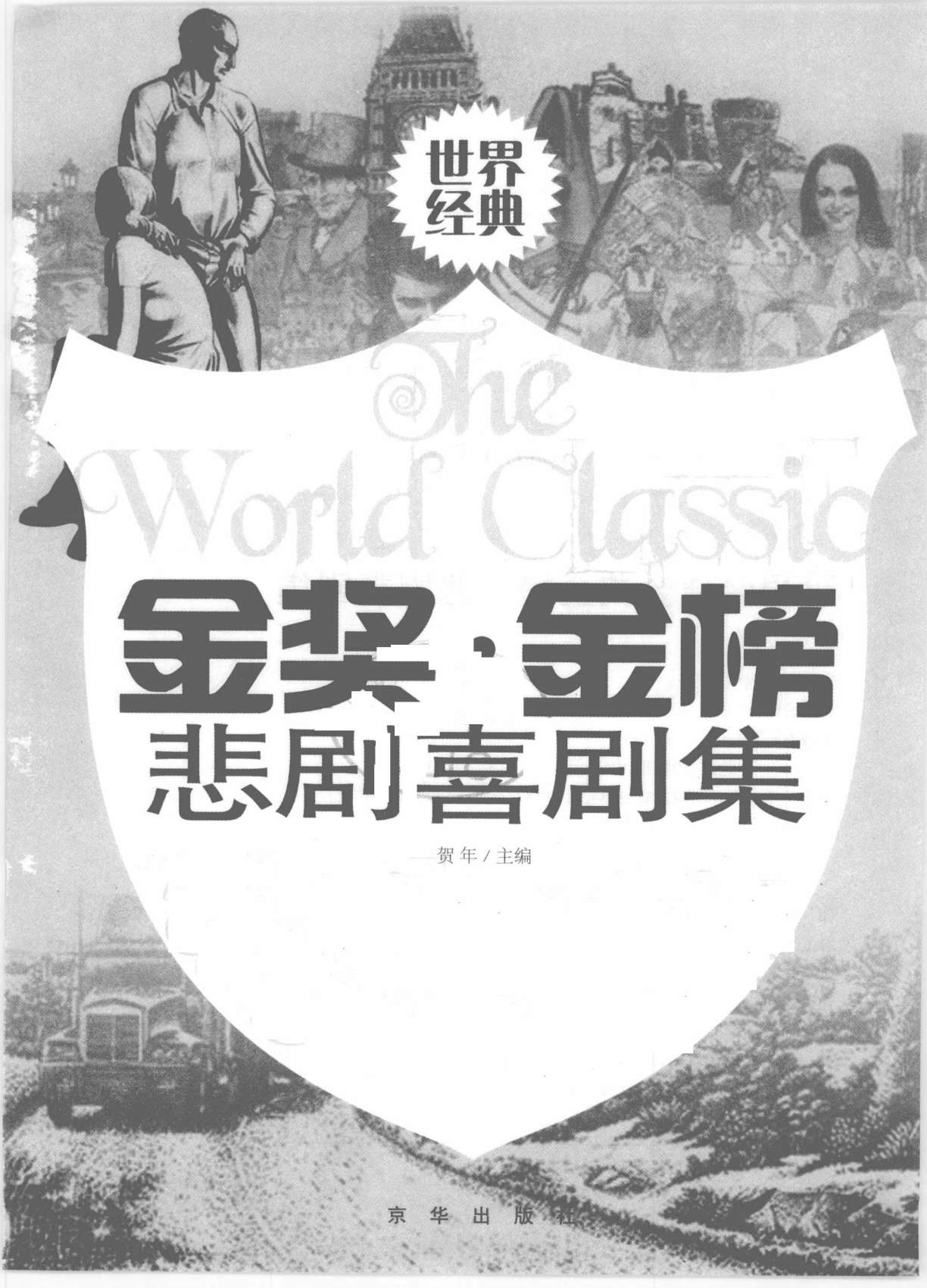
这本剧作带领我们去追问人生，在追问中得到启发、平静和自由

主编◎贺年



# TRAGICOMEDY COLLECTION

京 华 出 版 社



世界  
经典

The  
World Classic  
**金奖·金榜**  
**悲剧喜剧集**

——贺年 / 主编

京 华 出 版 社



## 前言

# Foreword

戏剧诞生于两千多年前，是来自于民间群众性的祭仪活动。

正因为戏剧这种样式产生于广大民众的文化活动，同时又回报给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且形式多样寓教于乐，所以，戏剧才迅速发扬光大。

在世界戏剧舞台上，欧洲戏剧扮演着炫目耀眼、灿烂辉煌的角色。无论从形式到内容，欧洲戏剧都深刻反映出时代发展的串串烙印和社会民众的真实特色。

欧洲戏剧自产生之初就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古希腊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在《诸学》中这样判定：“悲剧源于酒神颂的作者，喜剧源于阳物歌……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当然戏剧的种类较多，其流派也不少。但这不是我们在此关注的重点。

我们的目的就是 from 浩如烟海的世界戏剧中，认真精选出最具权威性、最具经典性的世界喜剧和世界悲剧供读者朋友们细心欣赏、玩味，从中汲取顶级戏剧大师们的智慧，并提高自身的修养和审美能力。

戏剧是以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形式写成的以对话为主体的文学作品，有的包括了上演的指示（舞台指示），但在这里为了让读者能够以多种形式理解世界戏剧大师们的经典之作，我们也精选了几篇不是以对话为主的戏剧本而是将戏剧改编成小说体的有趣故事。此举更使戏剧大师经典精品富于通俗性、阅读性和普及性。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所选作品有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见谅并批评指正！



The World Classic **金奖·金椅**  
Tragicomedy Collection 悲剧喜剧集

- 钦差大臣 [俄罗斯] 果戈里.....02
- 威尼斯商人 [英国] 莎士比亚.....38
- 贫穷与傲慢 [丹麦] 霍尔堡.....95
- 奥赛罗 [英国] 莎士比亚.....127
- 罗密欧与朱丽叶 [英国] 莎士比亚.....159
- 阴谋与爱情 [德国] 席勒.....227
- 茶花女 [法国] 小仲马.....259



## 钦差大臣

〔俄罗斯〕果戈里

—

安东·安东诺维奇县长一大早就感到心烦意乱。他在客厅里来回乱转，嘴里还不停地嘟哝着。他的心情坏透了。他知道昨晚一场吓得一身冷汗的恶梦完全出自于昨天下午突然收到的一封信。

先说那个梦吧。那可真是一个吓人的梦！两只大耗子，大得像猫，除了尖尖的嘴巴是粉红色的外，浑身乌黑，从洞里探出头来到处乱嗅，两只小眼睛幽幽地发着光亮，像钢针似的胡须碰得地面啪啪直响。这两只怪物就这样嗅了好长时间，嗅够了，又慢慢缩回到原来的洞里……县长一向反对把梦同现实扯到一起，他认为这是一种缺乏理智的认识，只有那些逻辑混乱而又吱吱乱叫的女人们才热衷于干这种蠢事。所以，每当他的夫人，或者女儿，或者其他的什么女人向他说梦的时候，他就抬起头，双目微闭，让在大软椅里蜷作一团的身体缓慢而有节奏地前后摇动，嘴角上还透露出一丝玄奥得不能再玄奥的微笑，弄得人家还以为他是在作赞许的表示，因而讲得更加起劲，其实他心里正暗自嘲笑她们的愚蠢，并为自己高过她们一筹而自鸣得意。官大小不说，他也是一县之长呢，又怎能同妇人们一般见识呢？

但这一次他却不得不同妇人们一般见识了，因为他无论付出多么大的努力都不能制止自己不把这个老鼠梦同那封突如其来倒霉的信联系在一起。他感到这个梦一定是有来头的，乌黑的大老鼠，而且还是两只，从洞里出来了，又进去了，这些都意味着什么？这一切，无论从什么角度想，都没有理由不认为是一种凶兆。

“莫非这都是上帝的意思，是上帝在惩罚我之前给我的一种暗示？”安东诺维奇被梦搅得睡意全无，索性睁开眼，依在大木床的靠背上，把事情仔细地想一想。“要是上帝想惩罚我，我就应该先向上帝忏悔。我首先要声明，我所做的事情可不是什么恶事，我不过做了一丁点儿大家都做的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并没有

把市政建设的全部款项据为己有，我只是吞占了一小部分，而其余的部分都让给了慈善医院院长、法官等该死的家伙了。我承认我对商人们经常有敲诈勒索的行为，可是如果我不向商人们敲诈勒索向谁敲诈勒索呢？难道让我向那些一文没有的穷光蛋们敲诈勒索吗？况且，我不过是从商人那里弄点布料啦、葡萄酒啦、塔糖啦之类的小东西罢了，当然有时候也要点钱，但这对他们的买卖不会有太大的损害，他们只要稍稍抬高一点价格很快就把失掉的弥补回来了。要是有兴趣，就请到这些商人的家里看看吧，准能碰到他们全家人都在啃小牛肉，而这种小牛肉是一般的市民过节才能吃到。当然啦，这些商人还不能像我一样每餐都吃烤龙虾，但他们是唯利是图的卑贱商人啊，我可是尊贵的一县之长，沙皇陛下的忠实的臣属。不错，我确曾强迫那个不该服兵役的铜匠服了兵役，这件事干得可能有点过分，但话又说回来，我不让那个没有给我任何好处的铜匠服兵役又让谁服去兵役呢？我总不能让那些给我送足了礼物的人去服兵役吧？况且，铜匠的老婆虽然暂时没有了丈夫，但她还有孩子呀，铜匠的孩子虽然暂时没有了爸爸，但他们还有妈妈呀。

这不比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情况好得多吗？还有我也坦率地承认，我的确对金钱有一种特别的爱好，那玩意儿我只要看上一眼，不，只要想一下，就忍不住要贪婪地笑出声来，快意得连鼻子都痒痒得直打喷嚏。那玩意儿，只要被我碰到，我可不管是属于我还是不属于我，应该得到还是不应该得到，我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不能怪我太贪婪，要怪只能怪上帝您为什么创造出那样有用的东西，特别是俄罗斯帝国国家银行印出的那种钞票，蓝的、红的、白的，五彩斑斓，既不要吃，也不要喝，只要把它们一迭迭整齐地放入口袋就行了，更妙的是，到时候只要拿出足够的数量就可以换来任何想要的东西。像这样美妙的东西，谁会不喜欢呢？伟大的上帝啊，我既然答应向您忏悔，就不打算隐瞒任何事情，除了上述的种种小毛病、小过失外，我还做过许多好事，我的心肠软得很。我只要举上一个小小的例子，您老人家就会从心底里原谅我的。比如，我每次做完礼拜走出教堂的大门，都忘不了对聚集在教堂外面的行乞人以及各式各样的残疾人致以最衷心的慰问，我一个挨一个地向他们祝福，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没有漏过，我的大慈大悲感动得他们每一个人痛哭流涕，尽管我从没有施舍给他们一个戈比，像我这样一个少有的大好人，真正的正人君子，虽不太廉洁但却是一个绝对奉公的父母官，怎会受到上帝您的惩罚呢？这么说，仁慈的、公正的上帝，您是不惩罚我了，

但那两只乌黑乌黑的大老鼠应该如何解释？还有那封信所报告的那件倒霉的事情又应该如何对付？”

安东诺维奇翻来覆去想了一夜，终究也没想出个结果来，而且越想心里越不踏实，心里越不踏实心情就越不好。所以，当他清早起床时，他感到的是头昏脑胀，口干舌燥，肝火上升，气郁不顺，真是痛苦得难以言表。照以往的经验，他知道自己此刻应该想办法发泄发泄才好。那么，怎么发泄呢？最好是骂骂什么人，但如果跟前一时找不到什么人，摔摔什么物品也能凑合着解决问题。安东诺维奇开始扫视四周，案几上的那个瓷花瓶摔起来一定很响，但是不行，太贵重了。柜子里的酒瓶比较合适，摔起来效果不会比花瓶差，但是要选一个酒少的，最好是喝光了酒的空瓶子。但是，他已经无需再为摔什么物品而大伤脑筋了，因为这时他家的男仆米什卡正好走进来，他是照例来给他送每早必喝的一杯茶。

“大老爷，您的茶，您请用。”米什卡把茶碗放稳，抬头看到了安东诺维奇那张阴云密布的脸，知道事情不妙，扭身就想退出，但已经晚了。

“站住！”安东诺维奇大喝一声，“你是不是成心想谋害我，为什么在茶里泡一只死苍蝇？嗯，你说呀！”

米什卡惊愕万分地探过身定眼看看那杯茶，尽量放低了嗓门分辨道：“我怎敢谋害老爷，那不是死苍蝇，那是一片茶梗。”

“茶梗，茶梗，说得倒轻巧。伸长你的脖子，再好好看看，是茶梗，还是苍蝇！”

米什卡像乌龟似的伸长脖子再次去看那杯茶，这样他的一面脸就毫无遮掩地、非常完整地送到了他的县长的跟前。县长认为时机到了，他就势地抡起大巴掌照准米什卡的那面脸就是一下。这一巴掌好厉害，直打得米什卡一声哀叫，陀螺似的在原地转了足有三圈之多，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立即又双手捧脸，踉踉跄跄地夺路而逃。

“墙壁，那是墙壁，别像蠢驴一样乱撞！门在那儿，在左边，混蛋！”县长还朝着逃去的米什卡大声嚷嚷。

县长发了这一阵脾气还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顿时感到心情顺畅了许多，头脑也冷静了一些。他带有几分快意地端起茶来，“噗”地一声将那片他硬说成是死苍蝇的茶梗吹到一边去，然后慢慢地呷上一口。他感觉到香喷喷的，好喝极了。

直到这时，县长才忽然意识到事情还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他大可不必那么惊慌失措，那样自己吓唬自己。他甚至为自己刚才的发脾气，打人家的脸而感到

害臊。自己还是有三十年官场阅历的人呢，还是两鬓已经挂霜，额顶已经秃光了的人呢，还是一向以老谋深算、老奸巨滑闻名的人呢，这会儿竟显出这样不沉稳，不老练，简直像个愣头愣脑的年轻人，这怎么行？

不就是个钦差大臣吗？钦差大臣是老虎吗？他能吃人吗？别自己吓唬自己了。自己不是已经有过成功地对付了三个省长的经验了吗？难道三个省长顶不了一个钦差大臣？

安东诺维奇的身上顿时生出了一股劲头，他把手臂在空中坚决而又有力地挥动了一下，一个决定已经在他心中形成：今天上午要召集一个县政府官员会议，为的是通报情况、堵塞漏洞、统一步调。至于开会的地点嘛，就干脆在家中的客厅里举行吧，这里隐蔽一些，因为会议的内容是不便公开、不宜外传的。既然在家里开会，有些事情就需要先同自己夫人商量商量。于是他就站起身来，迈着一一种镇定而又自信的步伐向他同夫人的卧室走去。

一县之长的夫人此时还正在梦乡之中，她身着一件米黄色的软缎睡衣，盖着一条天蓝色的呢绒毯子，十分舒展地伸开着四肢，并且还不时地展示出种种千娇百媚、不可名状的睡态。恐怕谁也猜不准县长夫人此刻正在做什么梦，也许她梦到在一个什么晚会上，所有的男人都围绕着她，向她献殷勤，如众星捧月一般，而所有的女人都妒嫉得痛哭流涕，嗷嗷乱叫；也许她梦见她正在四处奔走，为的是把一个唯独她才知道的天大的秘密哪怕是提前一分钟传达给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也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绝不会像她丈夫那样梦见了什么乌黑乌黑的大耗子。

县长夫人正处在一种不算年轻但也不能说老的年纪上，但她看起来要比她的实际年纪小几岁。

县长夫人很善于卖弄她的这一自身优势，平时一有机会就喜欢让人家猜她的岁数，因为人家猜的岁数总比她的实际岁数小。有一次，一个年轻的贵族猜的岁数竟比她的实际年龄小了十岁，这把县长夫人快意得当晚足足失眠了三个小时。所以，在县长的家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有什么客人来访了，县长夫人出来作陪，客人可能会很有礼貌地问：“夫人，如果您不在意的话，请问芳龄几何？”每当这个时候，县长夫人总会把头微微一歪，眼睛斜睨着对方，用细软得能把人整个儿化掉了的声音说道：“您猜。”

但无论如何，县长夫人的年纪已经不年轻了，她的眼角上已经出现了细细的

皱纹，额头上也有了几道，必须多施些粉脂才能遮盖得住。她的双颊还勉强现出红润，但下巴底下的脂肪总嫌多了一些。最糟糕的要算她的腹部，那里的脂肪已经积蓄到如此程度：无论她束裹得多么紧，也难以制造出好的效果了。说白了在体貌方面，她已经绝对地落后于她的女儿玛丽亚·安东诺芙娜了，尽管她对此死也不愿承认。玛丽亚的腰身才称得上真正的杨柳细腰，那么纤巧，那么轻盈，仿佛随时都可能飘浮到空中去，而且玛丽亚的双颊不仅是红润的，还是粉嫩粉嫩的，就像是一掐就出水的白蜜桃。她毕竟是才十八岁的妙龄女郎啊。

县长安东诺维奇走进卧室的时候，放轻了脚步，你知道夫人在这种季节的早晨愿意多睡一会儿，突然地把她吵醒，她就会撅起嘴一天不搭理人。但县长此刻又必须要尽快地把她唤醒。怎么办？按照惯例，县长每天早晨起床时都要吻夫人两下，一边腮一下，多一下也不肯，少一下也不行。但今天早晨那阵，由于心情不好，他只是草草地吻了左边的一下，右边的一下没有吻就走开了。县长想，现在可以补吻右边的那一下了，于是，他伏下身去吻夫人的右腮，并且故意吻得时间长一点，力量大一点，以便能把夫人弄醒。果然，夫人的嘴里咕噜了一句什么，眼睛动了动，醒了。

“噢，亲爱的，早晨好，但愿我热情的吻没有使您厌烦。”县长把话说得很文雅。

“噢，亲爱的，是你吗，啊……啊……”县长夫人毫无顾忌地打了个大哈欠，又接着说，“安托莎(安东的爱称)，你知道我刚刚做了什么样的梦呀，连魔鬼听了都会笑的，你能坐下来听我讲讲吗？”

县长婉言回绝了夫人的这一请求，随后又告诉夫人他要在家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县长夫人听说要在家召开会议，十分不高兴，脸立即拉得老长，因为她已经跟女友们邀好了今天上午要在家中打牌，而且是打一种叫做“惠斯特”的牌，那是督学女儿刚从彼得堡她姨妈那儿学来的一种新式打法。

“但是，我召开的会议要比你们打牌重要百万倍，”县长开导他的夫人说，“如果这次会开得不好，那么极有可能——”县长稍顿了一下，看了看夫人的脸又继续说，“极有可能，你不仅再也不能打牌，而且这座漂亮的房子连同这房子里的一切也将化为乌有，而我呢，则要到又黑又臭的牢房里去，而你恐怕也要到牢房里给我送吃的。你愿意眼看着这座房子化为乌有吗？你愿意像老妈子那样，穿着破衣烂衫每天到肮脏的牢房里给我送饭吗？”

县长夫人当然不愿意。于是县长吩咐太太赶快起床，把那件绣金的高领制服

准备好，他开会的时候要穿，另外还要带领下人把客厅布置好，至少要给每人预备一把椅子。

“那么，喝的呢？”县长夫人像忽然得了重大发现似的大声提醒道。“难道不准备点喝的吗？”

“哦，对了，是要有点喝的，”县长拍拍光秃秃的脑门回答道，“开起会来，说话多，嗓子容易干，有了喝的就不怕了。嗨，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呢！”随后，县长又信口夸奖了夫人几句。县长夫人得了丈夫的夸奖，自然很得意，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去忙丈夫吩咐她干的事情了。

“不过不要煮上等的茶叶呀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煮点咖啡就可以了，每人只限一杯，听到了吗？”县长朝着他夫人的后背大声叮嘱着。

## 二

本打算上午八点钟开会，但到了将近十点的时候有些人还没有来。县长一点也不气恼，他正襟危坐，耐心地等待着，时不时地呷口茶，闻闻鼻烟，打上一两个喷嚏。县长自打二十多年前当县长以来，在他的印象中就没记得哪次开会准时过。久而久之，大家就习惯了，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合理了，偶尔哪次会议只延迟了一个小时，而不足两个小时，大家反倒觉得有些不正常。县长对付这种情况，也自有他的办法，就是如果想十点开会，那就通知八点开，不妨给他们留出两个小时的时间磨蹭。今天他就是这样干的，所以他也就用不着为这些而气恼。

最先到来的是本地邮政局长伊凡·库兹米奇·什彼金，时间是八点四十五分。在县政府的众官员中，这位邮政局长是属于少壮派的，比较年轻，甚至还保持着童年般的好强烈的好奇心。他经常戴着有长缨子的三角帽，腰间佩着长剑，走起路来，剑鞘的下端击打着路面铿锵作响。因此，他被县长夫人誉为全城最潇洒、最优雅、最有风度的人物。他这次开会来得最早那大概完全是因为没什么事，闲得难受，想找点新鲜事。所以，他一来到就死气白赖的要求县长提前把会议内容透露给他，但是县长只是喝茶、嗅鼻烟，根本不理睬他，这可急坏了他。他先是抓耳挠腮，继而捶胸顿足，最后竟扬言要是县长再说点什么他就辞职撂挑子。正闹得不可开交，还是县长夫人来解了围，把邮政局长拉到了另一间房里去。县长



夫人拉走邮政局长也不是单为了解围，还有点个人想法，就是为了向邮政局长探听督学的女儿近来给她彼得堡的表兄通过几封信，信中都讲了些什么。因为她知道邮政局长有一种癖好，就是每天花费很多精力把全城来往的信件集中起来，一一拆开，细心研读一番，然后再一一重新封口，弄得跟没有拆开过一样，然后才交付邮差发送，因此这位邮政局长几乎知晓全城所有人的信件来往情况以及信中所讲的内容。在县长夫人的眼里，邮政局长可是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这种重要价值，除了别的之外，就是他掌握着大量的别人的家私隐秘。

第二位来到的是本县督学(即教育局长)鲁卡·鲁基奇·赫洛波夫。这位先生原是一位说不出什么特点的平庸的人，但因为是督学，通常就要尽力显出比别人斯文一些。他的手中永远拿着一根精致的文明棍，喜欢穿长礼服，高高的衬衣硬领上打着蝴蝶结。今天他一见到县长，就向前紧赶几步，在距县长大约六步远的地方站定了，把文明棍挂在手臂上，一只手脱下大礼帽紧捂在胸口，躬身施了一个大礼，然后才开口说话，用极其文雅的语言向县长问候。县长也欠欠身作为回报，并让督学先生别那么客气。

继督学之后来到县长家的依次是当地法官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略普金、警察局长、县医官等。这也是几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法官先生。单从长相上看，这位法官先生就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他长着一只肥硕无比的让人看一眼就会终生难忘的酒糟鼻子，他自称这只鼻子原本不是这样，而是一种希腊式的鼻子，只是近几年由于在那里滋生了大量的螨虫，才使这只鼻子变得红通通、烂糟糟的，活像一头大个的紫皮元葱。但是人不可貌相，法官先生可是一位有学问的人，甚至比督学先生还要有学问。据说督学先生平生只读过五本书，而法官先生竟读过八本之多。这就难怪法官先生平日在众人面前总有点恃才自傲，对任何事情都大发议论，脸上永远保持着一种意味深长的神气。另外，有关法官先生的情况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就是他酷爱打猎，由酷爱打猎又发展到酷爱养猎狗，他喂养了一大群纯种猎狗，把家里搞得像个养狗场，一有生人来，就会爆发出一片狗吠声。

最后一个到会的人是慈善医院院长阿尔捷米·菲里波维奇·泽姆略尼卡。对这位先生姗姗来迟，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全城最肥胖的人，肥胖到连穿袜子、扣衣扣、束腰带都必须要有别人代理才行。试想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来的最迟，还能是谁呢？其实，这位先生的最大特点还不是肥胖，而是他那副天

生的怪模样：小耳朵、大嘴巴，在浓密的花白眉毛和肥嘟嘟的颧部肌肉的簇拥下突出起两只浑浑噩噩的眼睛。这模样，让人看了不能不想起在动物园里畜养的大河马。别看此人样子长得呆头呆脑，但心里却鬼得很，很善于卖乖弄巧，是一个老滑头兼骗子高手。对于这点，县长大人当然最了解，所以平日总是对他保持着几分防范的戒心。现在这位慈善医院院长没有为他来得最晚而表示丝毫的歉意，他双手托着大肚皮，目不旁视地径直走到一张专为他备好的木制大圈椅旁边，笨手笨脚地坐了下去，椅子跟着发出一阵吱吱呀呀的响声。

好了，人总算都到齐了。县长收起了鼻烟壶，打完了最后一个喷嚏，故意清清嗓子。大家知道就要开会了，都一律地将头转向县长，就像向日葵朝向太阳一样。

“各位，我今天请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很不愉快的消息，”说到这里，县长有意把话打住，抬头扫视众人的脸，看到众人都显露出惊诧、专注、期盼的表情，感到满足了，才说出下面的一句话，“钦差大臣要上咱们这儿来了。”

县长的这句话立即引发了下面的一片惊嘘声，县长示意大家肃静，接着说：“从彼得堡来的钦差大臣，带着密令，而且还是微服私访。微服私访知道吗？就是事先任何人都不知道，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在民间察访，等把事情弄清楚了，就会突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到那时候，可就……”

大家原本伸长的脖颈又忽然一下子缩了进去，立即又响起了一阵骚动。县长这次没有制止，而是不露声色地看着、听着，等到这阵骚动自行停下来，他才清清嗓子又说道：

“为了证明消息的可靠性和情况的严重性，我想给你们公开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在彼得堡做官的同乡好友写给我的，”县长掏出了那封弄得他一夜不得安眠的信，用手指弹平，“我只披露其中有关的几个段落，啊，在这里，各位注意啦，‘现有一事奉告：近有大员奉谕来省视察，对我县情况特别注意’。还有这儿，‘弟兄染有一般人的通病，偶犯小过失，在所难免，盖兄聪颖过人，过手之物，当然不愿轻易放过，所以敢奉劝吾兄早作戒备’。唔，这一段最重要，各位好好听，‘该大员纵令此刻尚未到达，或隐姓埋名匿居于某处，但随时皆可抵达’。行了，其余的就不必念了。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下面大家议一议，不过要一个一个地说，不要乱糟糟的。”

好发议论的法官先生抢先发言，他认为沙皇陛下派大员下来是要调查下面的治安情况，准备跟土耳其开战。邮政局长马上随声附和，还进一步补充说大员下



来还要顺便筹集点打仗的粮款什么的。但是慈善医院院长提出了不同看法，他的椅子又吱吱呀呀地响起来，他说道：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钦差大臣要到这里来，那完全是因为他喜欢到这里来，他在彼得堡呆腻了，他想到这里透透新鲜空气，换换脑筋。到了这里，也许会对你——阿莫斯·费约陀罗维奇说：‘请把你最好的猎狗带上，领我到林子里打兔子吧。’当然啊，他也可能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听说你们这里的白鲟鱼特别肥，阿尔捷米·菲里波维奇先生，您肯赏光烧上一条请我尝尝吗？’”

“够了，别瞎扯了！”县长开始不耐烦了，粗暴地打断了他们，“法官先生，你还自称是有学问的人，怎么尽说些连老娘们都说不出的糊涂话。慈善医院院长先生，你多少也算个机灵人了，怎么也跟着乱起哄。你们真是些不知死的鬼，都大难临头了，还讲什么打猎、吃鲟鱼。你们就尽管胡扯吧，总会有那么一天，钦差大臣会突然降临，他会说：‘啊，朋友们，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呢！谁是这里的法官？谁是慈善医院的院长？把他们叫来，有些事情要他们交待清楚。’这一刻很快就会到来，到那时看你们都怎么办。别瞎说了吧！就把平日欺负人、说谎、吹牛、自欺欺人的本事的十分之一拿出来想想办法吧！”

大家都沉默不语了，也可能都在用心想办法但又一时想不出来。只有法官先生的嘴动了动想说什么，似乎又觉得不妥，没有说。县长见大家半天没动静，就只好先谈谈自己的意见。县长首先指出市容问题非常重要，关系到能否给钦差大臣造成好的第一印象。他指示警察局长要把全体民警召集起来清扫街道，还要把教堂外面的叫化子统统赶走，他还特别提到一定要把那个身上总发出一种恶臭、一出来就惹得一群野狗跟在后面乱咬的拄双拐的瘸子赶走，还有那个总穿破裙子、围花头巾，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老娘儿们的满街乱跑的疯汉，也一定要赶走，要是他们不听话，就干脆抓进牢房关起来。

“可是，县长大人，全城到处都是垃圾、污水、灰土，连纪念碑前面都堆满了垃圾，苍蝇满天飞，您让我怎么办？”警察局长为难地说着，一边在用小草棍抠鼻孔，他今天有些伤风，想打喷嚏又一直打不出来。

“这我就不管了，总得你自己想办法。不过我可以给你出个小小的主意，如果碰到太大的垃圾堆，一时处理不了，可以在上面插个木牌，木牌上就写‘此处为垃圾场’。这也就勉强可以糊弄过去了。”

大家都对县长的这个“小主意”拍手称好，赞不绝口。但县长对大家的恭维

并不领情，他继续指出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钦差大臣来了，还要到各处视察，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注意，要把那些明显的太不像话的地方提前遮掩一下。说着，他把眼光停留在慈善医院院长的脸上。

“我那里没有大问题，”慈善医院院长终于沉不住气了，艰难地动了动身子说道，他的大圈椅又跟着吱吱呀呀地响起来。“就是病人们戴的帽子有点脏了，这好办，回头洗干净就行了。”

“只是帽子吗？据我所知，您为了节省经费，不仅克扣病人的生活费，而且还基本不给病人用药，贵重药品更是一概不用。这个，要是叫上面知道了，恐怕有点不好吧……”

“这老混蛋，尽点我的不是！”慈善医院院长心里在恶狠狠地骂着，但嘴上却说道：“可敬的县长大人，您真是明察秋毫，但您知道的只是表面现象，您不知道我近来发明了一种新的医疗方法，姑且称之为自然疗法。我主张万事要顺乎自然，人也是这样，他要死就免不了一死，他的病要好起来那就总会好起来。所以，我的治疗原则就是尽量少用药或不用药。这可是一种创造性的方法，关于它的疗效我们都一一记录在案，县长大人，您想看看病人的病历吗！”

“收起你的病历吧，我才不要看呢，但愿我有病的时候，你别给我用什么自然疗法。但我还是要提醒你，最好把病人赶走一些，特别是那些重病号都赶走，省得到时候这些家伙在病床上翻来滚去，哼哼唧唧的，搞得钦差大臣不舒服。”

“这我都知道，不用您教，我早就这样干了，在我的医院里压根就不收重病号，只有几个轻病号，很轻，头疼脑热什么的……”

县长感到再跟慈善医院院长谈下去恐怕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于是他又把话锋转向了法官先生。他指出法官那里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法官把打猎用的鞭子挂在法庭的文件柜上，这很不严肃；二是法官让看门人在候审室里养了一大群鹅，这恐怕也不合适；再一点就是法官任用的那个陪审员，身上每时每刻都发出一种气味，像是才从酒缸里捞出来的。听了县长的批评，法官的态度倒是显得很诚恳，他说鞭子和鹅的事情都好办，但是那位陪审员，他任用此人实在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这个人是他女儿的舅舅，也就是他的内兄。

“那么，这更是您的不对了，”县长正色道，“这种做法叫做……那个……”县长觉得这里应该使用一个什么词，但又一时想不起来，就求救似的转眼看看督学先生。

“叫做任人唯亲！”督学先生立即大声说出了这个词。

“对，对，任人唯亲，”县长连忙接口说，并向督学先生投去赞佩的一瞥。“任人唯亲可不行，这个问题我顺便多说几句，因为在坐的恐怕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警察局一共雇佣了三个警察。但这三个警察都有生理缺陷。一个是独眼；一个虽有两只胳膊，但有一只不管用，像一块多余的死肉挂在肩上，值勤时还要把它扎在腰带上才行；另外一个，虽然不少胳膊不缺腿，个头也不小，但是个酒鬼，有一次让他到酒馆去制止几个年轻人酗酒闹事，他雄纠纠气昂昂地进去了，但不一会儿却被人家抬出来了，因为他一进门就跟那几个酒徒痛饮起来，反被人家灌得烂醉。就是这样一些有缺陷的人为什么能当上警察呢？因为他们都是警察局长的亲戚，或者亲戚的亲戚。”

“阿嚏！”抠了半天鼻孔的警察局长终于打出了一个喷嚏，声音震天响。

县长白了他一眼，接着又说：“再比如，赫利斯季阳·伊凡诺维奇先生，他是我县的医官，可能多少也懂点医道，但是他的舌头比常人短一截，俗称半哑巴，连话都说不清楚，怎么能给人看病呢？那么为什么让这样的人当医官呢？据说他也是慈善医院院长的什么亲戚。”

慈善医院院长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也不说话，就像没听到似的。但是医官先生的嘴里却叽哩咕噜了一阵子，当然听不清说些什么。

“还有，”县长继续说，“咱们学校里有个历史教员，可能神经有点毛病，一上课就发病，不是砸桌子就是摔板凳，这样的人怎能为人师表，尽管他是督学先生的远房亲戚。关于学校的其他问题，我就不好意思多说了，因为督学先生毕竟是我女儿的教父，新近又同我夫人认了干亲家。另外，邮政局也有类似的问题，既然邮政局长是我嫂子的嫂子的弟弟，我也不好意思多说了。总的说来，任人唯亲很不好，大家以后应注意改正，至少不要让钦差大臣知道了。”

会开到这份儿上，大家好像都有了些倦意。先是慈善医院院长张开大嘴打了个哈欠，接着对面坐着的法官也打了个哈欠，法官的这个哈欠又立即传染给了旁边的警察局长，……这样一路传染下去，最后连县长自己也直想打哈欠，但他吞了口唾沫忍住了。他又提醒大家注意在钦差大臣来了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趁机告状，一定要事先做点防备，软的硬的一起来，把那些估计会告状的人的口封住。他还叮嘱邮政局长这几天要严密注意来往信件，尽量把每一封信都拆开来看看，要是碰到了告状或检举的信，就要坚决地全部烧掉。

但是大家的精神越发不行了，慈善医院院长已经率先发出了清晰可辨的呼噜噜的鼾声，法官也蜷曲在椅中昏昏欲睡，即将发出鼾声，其余几位虽没有睡去，但都上眼皮狠命地捉着下眼皮，县长的说话声在他们听起来也早已变成远处蚊虫发出的嗡嗡声。县长看到会议开得竟出现了这样不景气的局面，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拍一下桌子，哇哇大叫起来：

“你们这群不争气的鬼呀，都大难临头了，还有心思睡觉！钦差大臣就要来了，不，他已经嚷嚷着闯进来了，手里提着一串手铐，不多不少，一人一副……”

就在这时，客厅的门还真的哗啦一声开了，接着连滚带爬地闯进两个人来，还气喘吁吁地喊着：“出事了！出事了！可不得了……”这两个人长得很相像，都是短胳膊短腿，大肚皮，活像两只站立着的大甲虫。县长一开始被吓蒙了，后来定神看看，才知两位不速之客是本城的乡绅陀布钦斯基和鲍布钦斯基。县长忙问出了什么事，谁也不会想到这两个家伙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见到钦差大臣了！”

好像半空中突然响了个炸雷，县长呆住不动了。所有的人，不管打鼾的，不打鼾的，睡着的，没有睡着的，都睁大了眼睛，呆住不动了。过了好一会儿，县长才动了动眼珠子，“哇”地喊了一声。随后其他的人也跟着哇哇地喊将起来，继而又跳将起来，一窝蜂似的把陀布钦斯基和鲍布钦斯基围将起来，催他俩，逼他俩，甚至抓他俩，要他俩快点把事情讲清楚。但是，这两位先生却又在由谁出面讲的问题上一个劲地争执不下，他俩你说我说话无条理，我说你舌头不利索，谁也不让谁。县长只好出面调停，让似乎口才好一些的鲍布钦斯基主讲，让陀布钦斯基在一边做补充，这才勉强平息了这场纠纷。

就这样折腾了好大一阵，费了好大的劲，人们才算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然而一个个人早已流淌着满面的油汗，不用说，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两位更是油汗满面了。原来，鲍布钦斯基昨天晚上就已经从县长那里探听到钦差大臣要来的消息了，今天一大早就忙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陀布钦斯基，然后两个人携手跑到街上，一边传播消息，一边看能不能发现钦差大臣的行踪。后来两人都跑累了，也饿了，就相邀到旅馆里吃鲑鱼。两人一走进旅馆就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虽然年轻，但看那穿戴、那相貌、那举止、那神态都分明是大城市来的人。他俩一合计，觉得有情况，就向旅馆老板打听。一打听，果然是从彼得堡来的官员，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个星期了，一直赊着账，但也不动身。两个人转念一想，莫不就是钦差大臣！就这样，他俩越想越觉得像，越觉得像就越坐不住。待到他们终